

## 台灣要更開放 大陸要更改革

首先要感謝余董事長還有時報基金會舉辦這個盛會，邀請本人來擔任這場的與談人，聆聽了幾位專家學者的報告，與林信義董事長的綜合綱要，許多地方與他們的報告是有同感的，這個部分我就不再重複。

五月中出版的Business Week雜誌的封面故事—Why Taiwan Matters?有一個簡單的看法，如果要去找出全球一個潛在的經濟中心在哪裡？從台北市的內湖、上中山高速公路走七〇公里以後到了新竹，就會知道答案。一個hidden center of global economy，七〇公里在表面上連接的是內湖和新竹，但其實連接的是什麼呢？它連接的是美國的digital power house（美國的數位產業），以及中國大陸的製造中心。七〇公里連接的其實是這二塊巨人，爲什麼呢？簡單而言它提供了十項重要的產品。

譬如說晶圓代工，台灣占全球市場的七二%，note book占七二%，LCD是六八%，半導體封裝是二六%，PDS是七九%，cable modem占六六%，THTR是二五%，servers占三三%，digital camera（數位相機）占三四%。所以台灣最大的二十五家高科技公司，在二〇〇五年一共產生二二〇〇億美金的revenue，看起來是非常厲害的數字，這就是一個隱藏的世界經濟中心，因為把這一塊切掉的話，全球的經濟都會受到影響。可是我們看到在這個亮麗的數字後面，behind scenes是什麼問題？第一個就是史欽泰院長談到的，微利時代的來臨，profit margin非常的小，過去台灣的經濟產業是靠廉價的勞力做技術密集的產業來換取廉價勞力的代價，現在我們已經加入了技術、資本，非常成功地推動了高科技的事業，但是到現在產生了一個現象——微利的技術、微利的資金，這是第一個要注意到的。

第二個就是技術貿易的立場。我記得一九九六年時，我在國科會第一次提出的科技白皮書，是希望用技術貿易當做一個指標，而不只是從數量上面去看到多少項專利。如果我們這些專利是賣不掉的，事實上專利的數字就不能夠表達出它真正的意義，所以這個部分是第二個我覺得值得觀察的。

第三個我們看到其實在中國大陸至少五〇%高科技產品的外銷是出自於台灣的廠商。

從台灣來看，八〇%硬體的輸出事實上是在大陸製造的，就從這些數字來看的話，why Taiwan matters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清楚了，台灣加上中國大陸就是答案。

我曾經在農委會做過三年的委員，在裡面當個小學生學習，我在這方面的觀察，基本上台灣現在只剩下一%多的GDP是出自於農業，可是還是有將近一〇%的農業人口，大陸的數字看起來更大。所以農業對GDP貢獻是一個小的項目，但是對整個國家社會來講是一個大的問題，而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除了農業產業以外，當然農村跟農民，其中還包括有土地的問題、金融的問題、人力資源的問題、社區、教育、社會福利、環境生態、永續發展，如果再把畜牧、林業、漁業放進去的話，問題會更複雜，從台灣經驗更可以看出，農村常具有景氣不佳時避風港的效應，所以這些問題加在一起，使得我們考慮到兩岸之間農業合作的問題時，顧慮就更多。

加在一起其實嚴格來說，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我覺得兩岸要來推動合作時，陳希煌教授提到的一些考量確實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說，其實真正應該做的是，如何把產業這一塊盡可能地做一個切割，因為產業裡面除了生產、運銷、市場、post-harvest、packaging、加工一系列的問題基本上是比較屬於技術層次，在這些方面的合作我們如能夠做一些切割，在兩岸的平台上就有發展的空間，如果不做切割，以一個整體來看，農業

合作是最困難，因為牽涉的問題太廣，很難得到解決。

那麼，真正要做的事情牽涉到的關鍵是什麼？我個人的看法是執行上的心態，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審慎、慎重的兩岸農業政策，但執行心態如果不對就會造成天壤之別。我舉一個交通的例子。一九九三年我擔任交通部長時，是台灣交通黑暗期，而且陷到谷底，那時，高速公路從台北到高雄如果遇到清明節的話，要十五、十六個小時，所以如果要疏解高速公路的交通狀況，幕僚告訴我，等第二條高速公路建好，問題才會解決，我們現在能做的所有事情非常有限，能夠解決的問題也非常有限，只能夠等。

但是我的觀念不是這樣，我們應該就所有可能的管理上的辦法來改進，哪怕只有一〇%到一五%的improvement，但是心態上要把它當做百分之百來做，因為政府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讓老百姓看到你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政府，是一個會盡全力來改進現況的政府，所以那時候開始嘗試，用闡道儀控，全線高承載（high occupancy vehicle）等新措施，經過十年下來，這些都變成common practice，每年度都有，愈做愈好，當時的那些困難好像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但事實上整個決定在一個心態上。

以下是第三點，大家都談到一個互補的模式，我非常同意林信義兄講的，我們其實不要忽略競爭的重要，合作是非常好，但只有競爭能讓合作更寬廣，如果我們不把這個放在

心裡，就不能夠繼續地求進步，只有我們繼續求進步時，合作的障礙才會減少。

郭勵弘先生提到支撐高科技發展後面的金融體制的問題非常重要，還好台灣沒有忽略掉一件事情——人力，回顧台灣五十幾年來的發展史，製作一個圖，如果社會科學家能夠提供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標，就會發現真正發展的成長曲線一定會跟人力的培養跟運用的指標最切合。這兩條線會變得完全平行。

我雖然還沒有做這個研究，但是我可以預測結果是平行的，爲什麼呢？道理很簡單，台灣除了人力以外什麼都沒有，台灣沒有資本、資源，台灣只出產一樣很棒很棒的東西——台灣人。所以我們不能忽略教育、人才的培養，如何最佳地來利用歸國學人——大陸上所謂的海歸派，所能夠創造出來的力量。我們有一個經驗，一個台灣的經驗，這些歸國學人回來不是跟台灣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研究所畢業生去競爭工作機會，是台灣給他們一個創業機會，讓他們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最後提到兩岸的交流跟合作，我提出很簡單兩句話來做個結論，我希望台灣能夠更開放，開放表示有自信，大陸要更改革，改革表示謙虛，謝謝！